

鐵達尼號上的小提琴

電影《鐵達尼號》最感人的鏡頭，除了Jack與Rose的生死戀，還有沉沒前的那支樂隊。

當巨大的郵輪緩緩浸入大西洋，海水逐漸淹沒了他們的腿、腰、胸部，他們從容冷靜地用小提琴演奏着那曲《Nearer My God to Thee》，直到生命最後一刻。這為那個冰冷而恐怖的時刻，增添了一絲溫情。這種面對死亡的沉着超然，令他們成為了傳奇英雄。

前幾天在報上看到某作家的一篇文章。作家將自己喻為小提琴手，看到身邊的人紛紛下海發財撈金，沉淪於物欲橫流，唯自己像小提琴手一樣堅守文學，曲高和寡，不隨流俗。能夠堅持夢想筆耕不輟，固然是好事。但作家此喻，有失允當。

南朝王戎，字景文，出身琅琊王氏門閥世家。宋文帝劉義隆極其器重王戎，竟然為太子取名劉彧（即宋明帝），並讓明帝迎娶王戎的妹妹。但明帝病重之際，對位高權重的國舅王戎很不放心，遣使送藥賜其死。敕書到時，王戎正與朋友下棋。看完敕書，神色不變，繼續

下棋。等到一局下完，將棋子收好，然後對朋友說：奉敕被賜死，此酒不能跟你喝了。言罷，一飲而盡。

王景文的棋子，與鐵達尼號上的小提琴很相似，知其不免，從容赴死，這是一種不凡而優雅的氣度。當然，能有自己鍾愛的音樂、棋藝隨行，也是莫大的慰藉與幸事。那位作家藉以自喻陽春白雪，實在是表錯了情，且對他人下海語多譏諷，頗有幾分眼熱，就更失豁達風度了。

陳丹青有一段話我很欣賞。愛藝術的人生活裏不能沒有藝術，但大部分人不要藝術的，也活得很好。「人類有各種存活的方式、快樂的方式，藝術是一種，我不想誇張它。」

堅持做自己，平常心待他人，快樂就很簡單。

瓜園 蓬山
gardener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群雄逐鹿

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剛剛看完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長篇歷史小說《國盜物語》，深深感到《莊子》的名句在千年之後、千里之外的日本戰國依然適用。日本戰國時代的齋藤道三，通過權謀術數，從一無所有的和尚，成為富甲一方的商人，再到稱霸一國的大名，從草根一躍而成貴族，整個人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冥之中似乎還有共同的精神聯繫——三國時代群雄逐鹿，只要有能力，原本屬於皇家的「鹿」，天下人都可以「共逐之」；日本戰國時代流行的是「下剋上」，即使身份低微，但只要才有華有野心，就有機會將尸位素餐的貴族「取而代之」。用現在流行的表述，就是充滿了「向上流動的機會」。

遊戲是遊戲，現實是現實。無論是戰國還是三國，都是被遊戲或者影視作品用個人英雄主義浪漫化的時代。真實史料上的日本戰國時代和中國三國時代，都是災害頻發、政局不穩、戰亂連綿的時代，少數英雄人物「你方唱罷我登場」的背後，不但有「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悲歌，更是無數百姓「十室九空」的悲慘命運。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五見報



母親捧著手機看得樂不可支，大讚菜鳥驛站的小孩太可愛了。

曾有兩個咸陽來的年輕人在一樓開過菜鳥驛站。不到一年，入不敷出，關門大吉。疫情嚴重時，快遞、外賣一律不准進小區。現在情況好轉，但快遞員多半將包裹放入小區雲櫃，並不能真正送貨上門，無縫對接。那日母親接到快遞通知，才知小區又開了家菜鳥驛站，就在疫情期間唯一允許人員進出的小區東門口，過去是校外辦學機構為兒童提供藝術培訓的門面房。

新來的「菜鳥」一家來自貴州，一男一女兩個年輕人加一個一歲多的孩子。聽他們說，一年房租七萬，每收一件快遞收費一元，算下來每天要賠五十元左右。男青年同時給一家快遞公司送貨，女青年留守，一邊照顧孩子，一邊幫着收取、轉交快件。兩人吃住都在驛站，從早忙到晚，不得休息。孩子倒養得白白胖胖，雖然還不怎麼會說話，能吃能走，胃口特別好，還不要大人餵飯，堅持自己動手。母親看到的就孩子吃巧克力弄成花臉的萌視頻。

體恤父母年老體弱，母親走路不便，「菜鳥」的小伙子每次都把快遞送上門來。最近他又在想方設法擴大經營範圍。替一個網購食材平台保管一個冰櫃的貨品。又和微商聯手，每天收、發顧客訂購的蔬果。還說要在驛站辦個小賣部。大家原本以為兩個年輕人是夫妻。小伙子說，是親兄妹；自己的妻子在孩子六個月時與他離婚。他到異鄉拚搏，謀生不易，妹妹來幫着帶孩子。人生總有缺憾，但一家人齊心協力，同甘共苦，也是幸福的一種。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名著會過時嗎

挑明，搶此話頭者多指向網絡文藝勃興之衝擊。我一直坐地鐵通勤。發現在地鐵裏拿着書看的人確實逐年減少，看雜誌報紙的更少；舉手機的卻越來越多。手機上當然也可讀文學名著，不過，讓大部分「低頭族」低頭的恐並非文學名著。

不過，這也不值得大驚小怪。從文藝發展史來看，媒介變化的意義，從來不比內容小。如果說名著裏有滋養人的精神和思想，因而構成了一道文化彼岸，那麼，媒介正是前往彼岸的交通工具。小木船或大飛機，艙位有寬窄，速度有快慢，若從乘坐體驗而言，卻各有各的好處，也各有各的風景。

媒介的發展，構不成線性取代。其實，豈止電影，新藝術種類的出現，幾乎都

為名著創造了新的存在形態，也會搶走一部分「用戶」，但這正說明名著生命之恆久。拿老少咸宜的《西遊記》來說吧，戲曲電視電影連環畫，版本眾多，連主題網遊也已有了好幾款。一部「名著變形記」，大概也就是其接受史。

真正值得憂心的是名著《變形記》成了某些人或機構非法獲利的「變形計」。前段時間，聽說有的閱讀網站竟把《西遊記》的版權也收入囊中，起吳承恩老先生於地下，真要哭笑不得。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放「大詞」

自有網絡，能寫字的人都能發表意見，生活中多出了許多「現象」。有的人喜歡在網絡上開罵，人肉搜索，實施網絡暴力，還特別喜歡「放大詞」。一些只是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本來討論一下很好，但一扯上大詞，就令討論難以為繼，等於不讓人說話了。

「放大詞」指動輒就上升到民族國家層面，一說就是思想方法價值觀。一般老百姓也許只是討個問題答案，跟民族國家思想方法價值觀扯得上嗎？

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恪」字讀音的網上帖子和跟帖，有的讀後令人啼笑皆非。有人對陳大師把「恪」音讀為「確」音的行為放出大詞，說這是他的名言「獨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體現。

陳先生名中的「恪」字，在現代漢語中沒有異讀音。一般人跟從「恪守」一詞念成普通話音「克」，是不知陳大師的全部故事，讀錯了也不為奇，改正就是了。我自己就曾於中文大學一個研討會上出過糗，當時在中大任教的黃維傑教授當場指正了，便也就終生記住了。

陳先生把「恪」音讀為「確」，大概出自鄉音。據陳先生的學生介紹，陳家始祖原居福建，後由閩入贛，一直保持着客家人傳統，客家音的「恪」就是讀「確」。中國文化有「名從主人」的約定俗成，故宜遵從主人的選擇去讀這個音，一些多音字更是如此。藝員張栢芝時到內地做騷

，「栢」的普通話音到底讀「百」還是「伯」，要跟從她自己的決定。

把陳大師名中的「恪」讀為「確」音，是尊重了大師固守根系之心，二是遵從了「名從主人」的規則，問題到此就結了。

有的人非要放出大詞，把「克」「確」讀音之辨說成是否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有點人為拔高了。常放大詞的人自以為站得很高，但長佇高牆，不累嗎？

人與歲月 凡心
fanxinw@hotmail.com
逢周三、五見報



長平與世顯

舞台上的演員一直在追求什麼？觀眾的認同掌聲？頒獎禮的獎項榮譽？

其實，大部分演員一生都在追尋一個目標：經典角色。西方戲劇舞台的男演員都希望擔演莎士比亞筆下的哈姆雷特；女演員則夢想飾演田納西·威廉斯劇本《慾望號街車》的女主角布蘭奇。中國戲劇方面，演員都希望有機會演繹《雷雨》的周樸園或《日出》的陳白露……

粵劇舞台要數經典角色，也許《帝女花》的長平公主與駙馬周世顯莫屬。在改朝換代的亂世當中，年方十五的長平公主原本可與年輕才俊周世顯結為夫婦。可是清兵入關，崇禎皇帝為免皇室受污，於

是在金鑾殿上要將長平賜死。世顯以為從此將與長平永別，後來卻在庵堂與長平重聚，二人最後奮身向清帝說項，最終於含樟樹下雙雙殉國。

就像「庵遇」的劇情所述，唐滌生筆下的長平與世顯就像一對金童玉女，其角色個性、關係和生命變化，以至於戲曲唱詞，都令該兩個角色栩栩如生，叫人同情。香港的粵劇演員都以能夠擔演該角色為事業目標。本來今年三月中旬至四月初，桃花源粵劇工作舍於西九戲曲中心大劇院，計劃上演十八場《帝女花》，但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整個演出計劃宣告取消，令人惋惜。

香港的戲班其實經常上演《帝》劇，不論名伶或新秀都有機會擔演劇中主角。「桃花源」的十八場演出，卻邀請到十二位不同背景和年資的演員，每場以不同組合來飾演兩個主要角色。香港粵劇演員有所謂「私伙介口」，即是以固定程式來演繹某個角色，但演員本身都會滲入少許個人風格，以至增刪適量唱詞，藉此塑造獨特的形象。希望疫情過後，該十八場演出能夠重現舞台，那麼觀眾便可細意欣賞不同風貌的長平與世顯。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尊敬的海軍上校奧古斯都·凱佩爾》

一七四九年，時年二十六歲的英國畫家喬舒亞·雷諾茲結識了比他年輕兩歲、冉冉升起的皇家海軍新星奧古斯都·凱佩爾上校。後者在前往地中海執行任務時邀前者同行，畫家在采風歸來後用整身肖像畫《尊敬的海軍上校奧古斯都·凱佩爾》以示答謝。雷諾茲為凱佩爾創作的多幅肖像見證了他的成長，其中以此幅最具代表性。

在風起雲湧、波浪翻滾的海岸邊，身着制服的上校正手握佩劍昂首闊步地堅定前行。他的姿態被認為參照了收藏於梵蒂岡博物館著名的古羅馬石像《望樓上的阿波羅》。臉上堅毅的目光和其右手的高光凸顯了人物的指揮若定，身後左側的岩石與

右側的海景構成背景的疏密平衡。海面上隱約漂浮着棕色的桅杆暗指發生在上校身上的真實事件——他所指揮的「梅德斯通」號曾於一七四七年在布列塔尼海岸失事。而畫家則通過這幅意氣風發的肖像表現出一位指揮官在事故發生後仍鎮定自若的優雅舉止。

身為英國藝術史上的一代宗師，雷諾茲憑藉《尊敬的海軍上校奧古斯都·凱佩爾》所展現出的精湛技巧與獨特風格一舉成名。此作的誕生代表着英國藝術上一個重要時刻：畫家在旅意期間從文藝復興和古典主義藝術中巧妙地衍生出將恢宏的傳統歷史畫與典雅的肖像畫相融的全新理想化「宏偉風格」肖像。當雷諾茲於一七六八年成為首任英國皇家美術學院院長並於次年獲得爵位之後，他所提倡的「畫家應通過概括和理想化來感知事物，而不是對自然的精心複製」藝術理念成為英國學院派的宗旨而代代相傳。他獨創的「宏偉風格」影響了包括競爭對手庚斯博羅在內的多位同時代肖像畫家，不僅提升了肖像畫藝術在英國的整體地位，還為此畫種完成了從單純描摹人物形象到以帶有隱喻的戲劇化敘事背景來美化人物性格與尊貴地位的革新。約一個世紀之後，約翰·薩金特包括最富爭議的傑作《X夫人》在內的多幅委約肖像作品也帶有鮮明的「宏偉風格」。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夜班車

「雨都唔怕喇。」也有如我一樣的的面孔：「到邊度啊。」「長安。」「哦，等陣提提你。」

金鐘，灣仔，巴士在港島一路東行，撞開黑暗。一站一站下去，沒多久車廂幾無空位。大多數人放心地昏睡。我靠着車窗，竟然沒有半點睡意。看雨水在玻璃上寫下的詩句，有些熱烈，亦有些寂寥。

忽然想起一首已經頗有些年頭

的歌：「在九月，潮濕的車廂，你看着車窗——窗外它水管在開花，椅子在異鄉，樹葉有翅膀；上海的街道，雪山在邊上，你靠着車窗，我心臟一旁，我們去哪……」我們的一生，或許在不同的城市輾轉。每一個人生活過的地方，都可以是我的戀人，都值得珍藏。每當我靠在城市的車窗，看着窗外的景致，即便是在大雨滂沱的深夜，我的心底依然會湧起一份與愛

有關的溫情，那些雷雨中的閃電，讓我體驗到夜班車勇敢的壯美。當下不是九月，這裏也不是上海，但我卻沉浸在一種熟悉的味道裏：安靜，平和，人與人之間傳遞友善。

落車時，司機提醒不要遺落物品。我回過身，對這輛開往黎明的夜班車報以真誠的微笑。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

